

卷四導論¹

《吳耀宗全集》卷四收錄了1950至1979年間吳耀宗的著作（出版及未刊），呈現其自中共建國後至逝世前的思想狀況。

擁抱新中國，倡導革新

1949年，中國共產黨在內戰取得壓倒性的勝利，國民黨退守台灣。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0月1日成立，標誌着中國歷史進入嶄新階段。經過近半世紀的分裂與戰亂後，中國可以重歸統一，誠然實現了國人多年的夢想。1949年的政治變局，一方面是由於抗戰結束後國民黨各方面的失誤，特別是其獨裁及貪腐問題，也令民心轉向共產黨。²但另一方面，

1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了以下四篇拙文：（一）〈吳耀宗的生平、思想與時代〉，吳耀宗著，邢福增編注：《黑暗與光明》（新北市：橄欖，2012），頁xxxvi-lxx；（二）〈「愛國」與「愛教」——中共建國前後吳耀宗對政教關係的理解〉，邢福增編：《大時代的宗教信仰——吳耀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》（香港：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，2011），頁494-506；（三）〈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調和——試論中共建國後吳耀宗的思考及其實踐困境〉，《道風——基督教文化評論》期45A特別號（2016年12月），頁249-296；（四）〈中共建國初期吳耀宗的神學再思〉，《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》期18（2014年12月），頁89-118。

2 關於國共內戰期間民心的轉向，詳參Suzanne Pepper, *Civil War in China: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-1949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78).

民心的轉移，仍無法否定不少人心目中，仍然對共產主義產生疑慮，在欣慶之餘也難掩其對中共進行激烈社會改造的憂慮。對中國教會而言，因着中共政權的無神論背景，對前景仍有許多的不確定及憂心。

可以說，吳耀宗是懷着無比興奮的心情，來迎接這個時代的巨變。

1949年也是吳耀宗個人生命的分水嶺。1949年前，他以民間獨立（基督徒）知識分子的身分來追求民主、自由、平等，無懼政治壓逼，批判執政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與專橫。1949年後，他以基督教民主人士身分，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，成為宗教界的首席代表，其後更參與多項公職。³毋庸置疑，吳的「民間」身分漸漸褪色，被國家權力吸納，成為建制的一部分。

中共建國後，最能體現吳耀宗與中共間密切的合作關係，無疑是他在基督教革新運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。1950年7月，在周恩來的啟發下，他發起以〈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〉宣言為名義的簽名運動，號召全國基督教人士參與。宣言提出中國教會必須承認過去被帝國主義利用的事實，並肅清基督教內部的「帝國主義影響」；同時又主張要實現以自治、自養及自傳（三自）為目標的基督教革新。⁴宣言發表後，不少教會人士對其中關於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定性有所抵制。9月23日，《人民日報》把宣言全文及首批簽名名單刊在頭版，並發表題為〈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〉的社論，將宣言及簽名與愛國運動等同，表達了對吳氏的絕對支持。⁵在黨國政治力量的護航下，基督教內部的反

3 建國後，吳耀宗被選為第一至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、常務委員；第一、二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、第三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；上海市第一至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，並擔任政務院法律委員會委員、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、華東文教委員會委員、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副主席等職務。

4 〈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〉，《天風》期233-234（1950年9月30日），頁2。參於宣言的背景及發起經過，參邢福增：〈反帝愛國與宗教革新——論中共建國初期的基督教「革新宣言」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期56（2007年6月），頁103-116。

5 〈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〉，《人民日報》，1950年9月23日。

革新力量受到重大打擊，簽名運動得以順利推展，基督教革新運動的序幕徐徐揭開。

五十年代初，中共巧妙地將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結合，高舉「反帝」及「愛國」兩面鮮明旗幟來鞏固新生政權。在這背景下，以割斷帝國主義關係，肅清帝國主義毒素，實現中國教會獨立自主為目標的基督教革新運動（簡稱三自運動），本質上就是中共建國後在全國範圍展開的反帝愛國運動的一環。表面上，三自運動被官方宣傳為由中國基督徒所「自發」推動，但實際上，整個運動是中共宗教政策的重要部分，不論在宏觀背景以至微觀領導上，均無法擺脫黨國的影響。⁶ 1951年4月，在黨國支持下，吳氏當選為中國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籌委會（1954年改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）主席。吳耀宗、三自運動、三自組織自此便成為不可分割、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。

對吳耀宗而言，基督教的革新，不僅是時代巨變下教會不得已的應變之道，也是他長期的積極反省與堅持。長久以來，他對有現實的基督教（中國教會）未能有效回應時代挑戰，一直耿耿於懷。隨着時局的變化，吳的失望之情日益積累而變成絕望。因此，他將當前的變革洪流，視為上帝對不理想（甚至腐敗）的教會現狀所施行的審判，目的是讓基督徒悔改，並起來推動教會革新的工作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他一方面認定教會已失去了基督原有的革命精神，唯有自我革新方能在新時代下存活，另一方面，他又將新政權視作「真理」的化身，並合理化中共為鞏固政權而採取的過激政治運動及鬥爭手段。⁷ 雖然他起初堅持基督教仍具批判角色，⁸ 但隨着其民間獨立性格的逐漸消失，吳也跟同時代許多知識分子一樣，全面接受了共產黨的思想改造與學習。

6 邢福增：〈反帝愛國與宗教革新〉，頁 91-141。

7 同上，頁 127-130。另邢福增：〈「愛國」與「愛教」〉，頁 479-498。

8 邢福增：〈「愛國」與「愛教」〉，頁 487-489。

順服上帝旨意，投身三自革新

1951年初，吳耀宗在青年會一次同工會上，分享了他對自己加入青年會三十週年紀念的感受。他總結為四點：

- (一) 他從海關轉到青年會工作，完全是「宗教信仰的力量，控制着我的主要生活方向」。「卅年來，我不斷地追求真理，服從真理，不管這樣做會有甚麼後果。每逢我躊躇的時候，我好像聽見上帝的呼召……」；
- (二) 「真理與光明在甚麼地方？卅年來，我的經驗告訴我：不一定在教會裏面，不一定在稱呼『主呀主呀』的人裏面。卅年來，我的思想經過很多轉變，有時與同道們背道而馳。有的同道，甚至以為我出賣了基督教。我認為上帝的真理，時常會顯示在別的地方，甚至在我們想不到的方面」。「但上帝的真理，無論在甚麼地方顯現，我們都應當服從……表面上的信與不信，不能作為標準。卅年來，只要我認為是上帝的啟示，不管它從那一方面來，我都願意服從」；
- (三) 「我卅年來的經驗是鬥爭的經驗……我隨時讓上帝的領導指示着我，支持着我。……鬥爭是痛苦的；鬥爭當時好像是脫離群眾，可是這並不一定是錯的。耶穌從一開始就有人反對他，本鄉的人也不容他，最後連門徒也離棄了他，使他孤獨地走上十字架。我們在鬥爭的痛苦中，看了十字架，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。」
- (四) 「我的經驗告訴我：不顧一切，服務上帝的旨意，是可以得到平安的。在晚上，當我躺在床上，對着上帝，省察自己，我覺得問心無愧，非常平安。在這些時候，如果我發覺錯誤，就勇敢地糾正自己。無論怎樣，我知道上帝是我的可靠的領導者。」「卅年來，宗教信仰控制着我。有時上帝領導我到不願去的地方去。當時我想擺脫一切，到偏僻的地方，過安靜的生活，然而我不能這樣的逃避，因為

上帝的聲音在呼召我，我只有不由自主地跟着這聲音走。」⁹

吳耀宗把中國革命的進程，革新基督教的主張，以及與新政府間的合作，視為上帝的真理及啓示的領導；是上帝揀選他在這個特殊的時代中去改革中國基督教，讓基督福音與革命運動辯證地結合。為了順服上帝的旨意，即使受到其他教會人士的批評與攻擊，也義不容辭。

學習與改造

建國初期，吳耀宗成為當時中國教會界內，極少數能為新政權接受並備受重用的基督教人士。作為教會內最早接受共產主義的「少數派」與「先覺者」，吳期望能幫助其他落後於形勢者更快地認識新時代。為此，他特別策劃了「新時代學習叢書」，由青年協會書局出版，是當時基督教界文字工作方面最積極回應新時代之舉。¹⁰其中《辯證唯物論學習手冊》及《基督教革新運動學習手冊》，便分別由吳撰寫及編輯。¹¹

不過，「進步」如吳耀宗，也無法完全趕上革命的潮流及形勢。作為三自革新運動的領導者，很快便要在席捲全國的控訴運動中以身作則，樹立榜樣。¹²他承認基督徒參與控訴是「困難」的事，但他認為，控訴能夠成功進行的關鍵，就是因為「認識了帝國主義的罪惡」這個「新的觀

9 李儲文記：〈青年會的宗教基礎——吳耀宗同工講〉，《同工》新卷5期1、2（1951年2月），頁11。

10 邢福增：〈消毒改造——建國初期的基督教出版事業（1951-1957）〉，氏著：《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？——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》（香港：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，2008），第4章。

11 吳耀宗：《辯證唯物論學習手冊》（上海：青年協會，1950）及《基督教革新運動學習手冊》（上海：青年協會，1952）。按原有計劃，吳耀宗尚負責撰寫《馬列主義學習手冊》、《基督教與新時代》及《基督教與世界和平》，但三書最終未有出版。

12 關於控訴運動，參邢福增：〈打掃房子——一九五一年代的基督教控訴運動〉，《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？》，第2章。

點」。¹³ 1951年6月，吳在上海一次萬人控訴大會上，對美帝國主義如何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作出總控訴：（一）來華傳教士偽裝傳福音，實際上是進行情報間諜活動；（二）美帝利用基督教散佈反共毒素，破壞中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革命事業；（三）中國教會領袖不少是美帝走狗敗類；（四）美帝利用「屬靈派」散佈「超政治」錯誤思想；（五）美帝通過文字及教育事業，進行「文化侵略」；（六）基督教普世運動是美帝侵略中國、東南亞以至全世界的工具。他最後說：

我們中國基督徒，過去因為長期受了美帝國主義的影響，看不清美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的陰謀。我們要特別感謝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，因為在他們的領導下，中國得到了解放，而中國基督教也從美帝國主義的影響與控制下獲得了解放……我們看清了美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的全部陰謀，因此，我們要在全中國與全世界人民面前對美帝國主義這個罪行提出控訴。我們要潔淨上帝的聖廟，洗清中國基督教的污點，澈底實現中國基督教的自治、自養、自傳，把百餘年來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後地、徹底地、永遠地、全部地加以結束。¹⁴

7月，他又在青年會的控訴大會上，控訴美帝如何通過基督教青年會，利用「改良主義」的手段來抵制革命。在控訴詞中，吳對這個曾經在其生命中重要的事奉機構，並且服務了長達三十年的組織，作出全面的否定：

13 吳耀宗：〈中國基督教的新生〉，《天風》期266（1951年6月2日），頁2。

14 吳耀宗：〈對美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的罪行的控訴〉，《天風》期268-269（1951年6月21日），頁3-4。

青年會的格言是「非以役人，乃役於人」。過去，青年會並沒有為人民服務，我們卻為美帝國主義、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的利益而服務。我們的工作僅僅是：粉飾太平，和緩並阻礙階級鬥爭，延長帝國主義、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。由於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與中國人民的鬥爭，中國已經得到解放；帝國主義、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已經完結。中國人民已經站立起來，我們青年會也要在這時候在全國人民面前承認我們過去的錯誤，把屋子打掃乾淨，肅清美帝國主義的一切影響，使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真正能為中國人民服務，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。¹⁵

我們很難想像吳耀宗公開宣讀這兩篇控訴文時的心情。毋庸置疑，他一直對基督教與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打成一片，失卻原有的革命精神有所不滿，但是這並不代表其對歐美基督教，以及其藉傳教運動在中國的事業及各種工作的全盤否定。打從 1918 年受洗以來，美國、傳教士、基督教青年會、基督教文字及出版、基督教教育事業、基督教的社會改革……根本就是三十多年來基督徒歷史的總結與縮影。如今要作全盤性的否定，並以美帝國主義侵華作全稱性的概括及定性，無疑是對其自身成長歷史的徹底撕裂。¹⁶ 而令他以嶄新的角度來審判自己及歷史，顯然

15 吳耀宗：〈控訴美帝國主義在青年會內利用改良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〉，《人民日報》，1951 年 7 月 29 日。

16 即使吳耀宗在簽名運動發起初期，他仍沒有全盤否定傳教運動的貢獻：「中國的教會在過去一百多年當中，在人材和經濟方面，得到西方教會大力的培養與支持，這是我們非常感激的。從物質方面來說，我們需要這種幫助；從精神方面來說，我們也需要這種幫助，因為基督教會，是一個普世的教會，一個普世的教會需要物質的互助，和靈性的交流……西方教會經濟人材的援助，是不可能完全同帝國主義的作用分開的，帝國主義是可以利用這些媒介來進行它的陰謀的。這並不是說，西方的經濟人材都是為帝國主義所利用的，而只是說，這個利用的可能是存在着的。」參吳耀宗：〈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〉，《天風》期 233-234（1951 年 9 月 30 日），頁 15。但 1952 年吳將此文收入《基督教革新運動學習手冊》時，卻將之刪改為：「中國的教會在過去一百多年當中，

就是作為「真理」化身的中國共產黨。

1951年7月，適值中共建黨三十週年的大日子，吳在〈共產黨教育了我〉一文中，總結了共產黨對他的「教育」：（一）了解唯愛主義是帝國主義的麻醉工具；（二）認識了帝國主義的真面目；（三）清楚了解「革命」的意義；（四）認識了無產階級的立場；（五）認識了理論與實踐的聯繫。第一至四點，均指向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，特別是從不同層面被利用作侵略工具的指控。但第五點卻最特別，所謂理論與實踐的聯繫，是指中共以實際行動教育了他，「打破了我的空想與迷夢」。那麼，吳的「空想與迷夢」是甚麼呢？打從信仰基督教以來，他一直企盼着「天國的降臨」這崇高的理想，但對如何實現之，卻沒有具體可行的辦法。如今，中國共產黨在短短三十年間，卻能「領導中國人民，完成這個古老國家的革命事業」，以行動及實踐證明其理論的正確，無疑將基督教徹底比下去。中共使「幾千年受着壓迫、剝削的中國人民站立起來」，這就是「空前的神蹟」，同時，這「也把基督教從帝國主義的枷鎖中解放出來」。¹⁷

1952年，全國厲行三反五反鬥爭，吳耀宗呼籲中國教會亦要全情投入，藉「三反」將基督教的「污毒」除去。¹⁸不過，他的太太楊素蘭的姪女楊淑英，在工作的華東軍政委員會印刷工廠中受三反五反牽連，被指為「本貪污行爲」，最後「跳樓自殺」。¹⁹

在人材和經濟方面，得到西方教會的支持的。這種援助，從今天的觀點看來，是同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來進行侵略的事實分不開的，同時也是阻礙了中國教會實行三自的。」參《基督教革新運動學習手冊》，頁28。

17 吳耀宗：〈共產黨教育了我——為中國共產黨建黨三十週年紀念作〉，《天風》期271（1951年7月7日），頁6-7。

18 吳耀宗：〈在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下把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推進一步〉，《人民日報》，1952年6月30日。

19 「日記摘錄」，1952年3月。